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宝 库

七侠五义

Qixia Wuyi



·青少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七侠五义

原著：石玉昆

改写：晨起望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侠五义/(清)石玉昆著;晨起望改写.-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8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7-5322-3299-9

I. 七... II. ①石...②晨...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缩写本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3458 号

七侠五义——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丛书

绘 画:曹 洋 封面效果制作:李劲松 插画上色:李劲松

改 写:晨起望 责任编辑:邵 旻

上海 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黑白印张:8.5 彩插:14P

2002 年 10 月第一版 2002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册

ISBN 7-5322-3299-9/I·58

定价:13.00 元

前 言

宋朝仁宗年间，江湖上出现了一批以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五鼠等为首的侠义之士。他们在开封府包大人的带领下，惩恶扬善，除暴安良。面对以襄阳王赵珏为首的乱臣贼子和江湖败类，他们舍生忘死，替天行道，先后除庞煜、捉姜冲、斩马强、收钟雄，最后智定军山，为最终粉碎襄阳王的谋反野心打下了基础。

七侠五义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最早出现的是由清代无名氏根据说书艺人石玉昆说唱的《龙图公案》及其笔录本《龙图耳录》进行编写的长篇侠义公案小说《忠烈侠义传》。后文经人改写成《七侠五义》。本书正是对七侠五义的英雄事迹侠义之举的部分记录。从书中亦可一窥宋朝时期的中华风貌，以及传说中的包青天秉公执法的断案风采。

编者

2002 年 1 月

目 录

—————

第一章 路见不平	1
第二章 三侠聚会	12
第三章 比武招亲	22
第四章 一波三折	33
第五章 飞来横祸	45
第六章 峰回路转	56
第七章 花明柳暗	67
第八章 真相大白	75

第九章 夜入皇宫	82
第十章 大闹开封	94
第十一章 勇闯鼠穴	104
第十二章 天罗地网	115
第十三章 天怒人怨	127
第十四章 针锋相对	139
第十五章 恶贯满盈	152
第十六章 九死一生	165
第十七章 替天行道	177
第十八章 绝后妙计	187
第十九章 恶有恶报	199
第二十章 猛虎出山	209
第二十一章 勇闯龙潭	221
第二十二章 玉堂遇难	231
第二十三章 智取军山	244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第一章 路见不平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江南正是好风景。杭州西湖此时游客如织，川流不息。断桥上，来来往往的人流中，站立着一位年轻人，格外引人注目。此人头戴宝蓝缎子扎巾；白护领，白水袖，内衬箭袖袍，外罩英雄氅；脚蹬青缎薄底快靴，面似银盘，五官端正。阳光洒在他的身上，反射出一层浅浅的光芒，微风拂过他光洁的额头，头巾随风轻轻摆动，好一位英雄少年！

这位年轻人手搭凉棚，远望西湖，只见西湖上碧波荡漾，白帆点点，风景如画，直比天堂。看得这位年轻人不禁心旷神怡，怡然陶醉。正在此时，远处突然跑来一位老者。这位老者须发花白，看年纪也有六十多岁了。老者一边跑，一边喊着：

“冤枉啊！冤枉啊！我老汉一生行善积德，从未做过坏事，为什么还要落得这样一个下场！为什么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啊！”喊叫间，老者就跑到了断桥下。老者看了看湖水，猛然把脚一跺，“扑通”跳了下去。



这可不得了，把桥上的年轻人吓了一大跳，年轻人立刻大喊起来：

“救人啊！救人啊！快来救人啊！有人跳湖了！”

当时正是旅游旺季，西湖的游客颇多，立刻便围上了百十号人。可是，都围着，没人动。年轻人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游泳，不然他自己早就跳下去了，别人又不动，眼看着老者就要淹死了。年轻人灵机一动，掏出一块银子，足有二十多两，冲着围观的人们一举：

“哪位朋友能把老者救上来，我立刻把这锭银子送给他。”

这边话音刚落，那边已经“扑通”、“扑通”跳下去十来个人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此言果然不假。众人一起望着湖面，等了片刻，下水救人的人都冒出了头，但却不见那老者。年轻人一看，完了，那老者八成已经喂了湖里的鱼了。

就在此时，西湖上来了一只船。这只船可非比寻常，两头尖，中间大，船底刷着红漆。船上坐着八名水手，齐声呐喊，运桨如飞。那船在水面上行进，如同飞一般，转眼便来到了众人眼前。船头还站着个渔郎，光着膀子，赤着双脚，眉清目秀，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怎么看怎么舒服。他冲着众人高声问道：

“那位投湖的老者可是从这里跳下去的？”

年轻人一看，这位准是来救人的，十分高兴，连忙说：

“没错，就是这里，快快救他吧！”

渔郎一听，立刻双脚一点船头，“噌”蹦起来有一丈多高，然后，在空中翻了个身，头朝下，双手前伸，两腿绷直，如箭一般就插入水中。时间不长，湖面水花翻动，只见他夹着那个老者，浮出了水面。

众人七手八脚将老者拖上了岸。只见他的肚子已经圆滚滚



的，喝足了水。人已经双目紧闭，昏迷不醒，不知是死是活了。

那渔郎也上了岸，分开众人，来到老者身旁。他蹲下身去，双手轻轻抚摸着老者的肚子，看着也没用什么力气，却见老者突然咳嗽起来，嘴里、鼻子里开始哗哗地向外流水。里面还有两条小鱼也跟着流出。渔郎又将老者翻转过来，拍打后背，将水空净。过了好久，老者才醒转过来。

谁知那老者刚刚恢复了知觉，竟又号啕大哭起来，一边挣扎着起身向岸边走去，一边哭喊道：“你们为什么要救我啊，让我死了算了，我是生不如死啊！”年轻人和那渔郎都有些不解，拉住那老者。年轻人问道：

“老人家，有什么事想不开，你可以和大家说说，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你。蝼蚁尚且偷生，为何一定要寻死呢？”

老者涕泪横流：“谢谢众位救命之恩，但你们帮不了我啊！还是让我死了算了。”

那渔郎说道：“大路不平有人踩，天下人管天下事，老人家你有什么委屈尽管说出来，大家想想办法，也许能帮到你呢！”

老者看看渔郎，又看看年轻人，觉得两位相貌忠厚气宇不凡，寻思或许能帮上忙呢，便把事情说了出来。

原来这位老者名叫周善，在杭州城内最热闹的天竺大街经营周家茶楼。这座茶楼在杭州城内颇有些名气，打他父亲那辈就开张做生意了，算得上杭州的老字号之一了。周善夫妻共生五个孩子，都是女儿。前四个已经嫁了，只留下了一个小女儿还在身边。有一年冬天，天气异常寒冷，大雪不断。有一天早上，周善起来开门营业，发现门口躺着一个人，已经四肢僵硬，牙关紧咬，昏迷不醒了。老头连忙招呼伙计，将他抬入家中。

经过一番抢救，此人苏醒过来。询问之下，才知道事情前



后。原来，此人是湖北人氏，名叫郑新。自幼父母双亡，随舅父长大。此次进京赶考，未能金榜题名，回来的路上，又遇上了劫匪，盘缠被抢走，衣服也被掳走。几天都没有饭吃了，又碰上大雪，最后昏死在茶楼门口。多亏了老人家相救，不然已经走在黄泉路上了。

周善听罢，十分同情他，就将他留下打个帮手，管吃管住，每月还给五两银子。郑新自然十分乐意，干起活来倒也十分卖力。后来日子久了，周善就将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了郑新。一家人过得合合美美，外人没有不羡慕的。又过了一年，小女儿生了大胖小子，一家人更是喜上眉梢。可没想到，没过多久孩子就得了怪病，死了。孩子她妈思儿心切，忧虑成疾，没过多久，也撒手人寰。周善的老伴又想女儿又想外孙，没过多久，也与世长辞了。好好的一个家，没过多久，就剩下周善和郑新了。

两个光棍过日子，难处太多了。周善就张罗着帮郑新又娶了一房媳妇，姓黄。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没想到黄氏不是个好东西。过门才一年，就开始排挤周善，尽给郑新出坏点子。开始的时候，郑新还挺有良心，劝黄氏，要是没有人家当年好心收留，哪有我的今天。可是架不住老婆的枕边风不断地吹，渐渐地也开始对老头横挑鼻子竖挑眼了。又过了不久，两人又想出一条毒计，准备将老人赶走。他们先是花钱买通了杭州的知县和文武衙门，然后又假意对周善好言好语赔礼道歉，并劝周善将茶楼改名，这样在老人百年之后，两人也好有个栖身之所。不然，老人走了后，周家的人来要回茶楼，两人就没有地方住了。老人心软，就将周家茶楼改名成了郑家茶楼，并到官府立了字据。

可没想到，打那以后，两人对老人变本加厉穷凶极恶，天天摔锅砸碗指桑骂槐。后来干脆将老人赶出了家门。老人一怒之



下，告上了衙门。但衙门早被郑新买通，再加上字据上写明了这是郑家的产业。结果老人不但没有讨回公道，还被重打了二十大板，收监半年。半年之后，老人被放了出来，想想自己举目无亲，生不如死，所以才冲到了西湖边上投湖自尽。

年轻人和渔郎听罢，不禁火冒三丈，怒目圆睁。天下还有这等不仁不义之徒！年轻人问道：

“那郑新现在何处？”

“还在郑家茶楼。”

“那黄氏呢？”

“也在那里，两人过得好的很呢！”

渔郎听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对老者说道：

“老人家，你如果就这样死去，岂不是让他们二人快活逍遥了吗？你可以在郑家茶楼附近再买一所房子，重新开始，凭你的人缘儿，包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挤垮郑家茶楼。”

“这位恩公，你的话是没错，但谈何容易啊！少说也要五百两银子做本。我现在连吃饭都成问题，哪还有钱开茶楼啊！”

年轻人立刻说道：

“老人家，我给你银子。不过我现在没有带在身上，明天即可给你。”

那渔郎也立刻说道：

“老人家，我来负责给你银子。这样吧，明天此时，还在此地，我们还在这里相见。到时我送上五百两银子。”

年轻人看了渔郎一眼，正巧渔郎也看了年轻人一眼，两人相视一笑，心照不宣。年轻人掏出十两银子给了老者，让他先去找个地方歇息。原来老者还有些将信将疑，但看到年轻人真的掏出了银子，想想也没有别的出路，不如明日再来此处，看看如何，再

做打算。当下谢过，就此走了。

年轻人冲渔郎一拱手，转身便走了。那渔郎望了望年轻人的背影，嘴角也挂上了一丝微笑。

天竺大街是杭州最繁华的大街之一，而郑家茶楼就坐落在天竺大街上最热闹的地段。两层的楼房，油漆彩面，十间门面，客人不断地进进出出，生意十分兴隆。楼下进门处是一张栏柜，栏柜上贴着张字条，上书“日进斗金”。栏柜后面的椅子上坐着个大白胖子。此人脑门锃亮，鼻头放光，两个大腮帮子鼓着，一手翻着帐簿，一手打着算盘，好不自在。

这时，走进了一位年轻人。此人相貌英俊气宇不凡，正是在西湖断桥出银相救周善的年轻人。看见他进来，那白胖子连忙站了起来：

“大爷，您喝茶吧，来，楼上请！”年轻人也没说话，直接上了二楼，随便找了张桌子就坐了下来。立马，伙计就上来招呼了：

“客官，你要点什么，请吩咐！”

“来壶龙井吧！”

“好的，您稍等！龙井一壶！”伙计喊着，下楼去拿茶了。时间不长，伙计手端茶盘，送到了年轻人的面前，随后将茶倒上。

“客官，您还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我且问你。我原来记得这里叫周家茶楼，怎么现在变成郑家茶楼了？”

“不错，原来这里是叫周家茶楼，不过现在掌柜换成姓郑的了，所以改成郑家茶楼了。”

“噢，楼下的那个白胖子就是你们掌柜了？”

“没错，那就是我们新东家，叫郑新。”



“后面那屋是哪里啊？”年轻人指了指后院的小楼。

“那是我们掌柜的内宅。”

正说话间，“噔噔噔”，从楼梯走上一人来。年轻人一看，原来正是救周善的那位渔郎。只不过，此时他已经换了一身穿戴，不再赤膊裸足了。

年轻人正要向那位渔郎打招呼，却见他一使眼色，自己找了张桌子坐了下来。伙计连忙跑了过去。

“客官，您要点什么？”

“来壶龙井吧。”

时候不长，伙计也给送上来了。渔郎拉住伙计问道：

“我且问你。我原来记得这里叫周家茶楼，怎么现在变成郑家茶楼了？”

“不错，原来这里是叫周家茶楼，不过现在掌柜换成姓郑的了，所以改成郑家茶楼了。”

“噢，楼下的那个白胖子就是你们掌柜了？”

“没错，那就是我们新东家，叫郑新。”

“后面那屋是哪里啊？”渔郎指了指后院的小楼。

“那是我们掌柜的内宅。”

伙计这个纳闷，怎么这两位点的茶一样，问的问题也都一样，真是奇怪。正纳闷呢，那渔郎“啪”放下一块银子：“结帐。”

伙计更加纳闷了，这茶还没喝呢，怎么就结帐了？

年轻人一看，也把帐结了，离开了郑家茶楼。

转眼到了晚上，夜深人静之时。一条黑影来到了郑家茶楼前，他向四下打量了一下，随即来了个“旱地拔葱”，一翻身，上了房。“蹭蹭蹭”，没几下，就来到了后楼房顶。随即使了个“倒卷帘”，脚挂屋檐，身子探了下来。此人非别人，正是那位年



轻人。他用舌尖轻舔窗纸，又用手指轻轻一戳，便在窗户上开了个小洞。年轻人往里望去。只见屋内宽敞明亮，正中央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山珍海味美酒佳肴，桌子前坐着两个人，不用说，正是那郑新和黄氏。两人并没有享用那美酒佳肴，而是在喜滋滋地数着面前堆着的一大堆银子。只听那郑新说道：

“前几天，我和五聚德茶庄的王掌柜做了笔买卖，刚一倒手，就赚了纹银五百两，夫人，你看！”

那黄氏早就乐得嘴都合不拢了，抱着银子都舍不得放，两人把玩了一会。黄氏说道：

“快，把银子收起来吧，时候不早了，我们再喝会酒，就上床休息吧。”

郑新将桌上的银子收拾齐整，拎着来到了西墙的一幅画前。他将画撩开，露出了画后的一个壁柜。掏出钥匙，打开壁柜，将银子放了进去。又将壁柜锁好，将画放下。两人继续饮酒作乐。

年轻人心想，要想拿到这银子，非得调虎离山不行。有了！年轻人一个鹞子翻身，隐入黑暗之中。

郑新和黄氏正在饮酒作乐，突然一个丫鬟跑了进来：

“老爷，夫人不好了，柴房着火了！”

郑新和黄氏一听大惊失色，连忙跑了出去，连门都顾不上关了，赶紧招呼伙计丫鬟一起灭火。他们走了没多久，那个年轻人就回来了，刚要进屋，突然发现窗口前还有一个身影，连忙一俯身，趴了下来。只见那个身影轻轻拉开窗户，一纵身便跳了进去。年轻人借着屋里的灯光一看，原来正是那渔郎。

只见那渔郎不慌不忙，来到桌前，先吃了两口肉，喝了两口酒，才转身将墙上的暗柜打开，将里面的银子尽数取出，包成包裹，扬长而去。年轻人心中不禁哭笑不得，心说您好歹也给我留



点啊，火是我放的，最后好人都让你给做了。

正寻思着呢，郑新和黄氏回来了。只见两人满面尘灰，头发凌乱、气喘吁吁。不用说，都是忙着灭火给累的。两人回到屋中，还没有坐定，就看到了被打开的暗柜。这下可把郑新给吓了一大跳。他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黄氏一看，更是“扑通”一声就晕倒在地。郑新一看，急了，连忙招呼丫鬟，扶起黄氏，又是捶胸又是抚背，好不容易才使得黄氏醒转过来。黄氏睁开眼睛，就放声大哭。郑新连忙劝慰道：“别哭，别哭。钱财乃身外之物，没有了可以再挣，别哭坏了身子。”

黄氏哭道：“你说的容易，五百两银子呢！”

郑新说道：“没有关系，我那里还有点积蓄，大约有一千多两呢，装在一个坛子里，就埋在楼梯下面。”黄氏一听，破涕为笑：“真的？”

“那还能骗你，不信，我带你去看看。”两人急忙打着灯笼，带着丫鬟，来到了楼梯下。掌灯一看，完了，坛子已经给人挖了出来，银子依然也一两不剩了。不用说，准是那位年轻人刚刚下的手脚。

“扑通”、“扑通”，郑新和黄氏双双晕倒。

第二天，旭日东升。年轻人准时来到了断桥。大老远一看，周善已经站在桥上等了。年轻人快步上前，将银子交给了周善。周善也不清点，“扑通”就给年轻人跪下了。年轻人连忙扶起周善，两人正在说话间，那位渔郎也来了。他冲年轻人和周善一抱拳，随后就将一口袋银子放在地上。周善已经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正在此时，突然从人群中冲出几名衙役，二话不说，一



把将周善揪住，说道：

“好你个周善，刚刚出狱，竟然敢勾结江洋大盗，夜入民宅，强取豪夺。走，跟我去官府！”一边说着，一边拿出锁链，将周善锁牢。原来那郑新和黄氏天一亮就到官府去报案了，所以县衙一早便派出了人手四处打探，这不，正好碰上了。

周善此时早已吓的魂飞魄散，连忙申辩道：“大老爷，这些银子不是小人偷来的，是这两位爷给的。”

“哪两位爷？在哪里啊？”

周善一转头，发现那位渔郎已不知踪影，只有那年轻人还站在身边。周善面带难色，不认吧，眼看自己又要被抓进大牢，认吧，又觉得对不住这位恩公。那年轻人看出了周善的为难，冲着衙役一拱手：

“银子是我给周老先生的，请不要为难他。有什么事，我和你去对质公堂。”衙役一看此人气度不凡，料想非等闲之辈。转念一想，一并带走，也算是交了差了。便把周善和年轻人一起带到了县衙。

过了一会，知县升堂。那知县姓吴，只见他坐定身形，将惊堂木一拍，厉声喝道：

“来呀，将两个强盗带上堂来！”

周善和那年轻人都被带了上来。周善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吴知县了，当时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那年轻人却依然笔直地站着，丝毫没有将知县大人放在眼里。

吴知县不禁火冒三丈，一拍惊堂木：

“呔！你是何人，为何见了本官还不下跪？”

只见那年轻人不慌不忙，从身上掏出一件东西，“啪”的一声扔在吴知县眼前。吴知县定睛一看，顿时傻了眼了。那是一张



开封府的龙边信票。上边盖着两颗大印，顶上是皇上的国宝玉玺，下边是开封府正堂的大印。上面还写着一行字：“开封府四品带刀御前护卫展昭”。

原来此人非是旁人，正是人称“南侠”皇上御赐“御猫”的展昭展雄飞。展昭是四品官员，而知县不过是小小的七品。吴知县立马站起身来，哆哆嗦嗦走到展昭面前，颤颤悠悠地对展昭说道：

“展大人，请恕小的不知之罪，您请上座，请上座。”

展昭眼睛一瞪：“不必客气，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你审案。你要审得清楚公正，倒还好说，如果冤枉好人包庇坏人，到时我自会禀明包大人。”说完，坐在了旁边。

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吴知县就算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再胡作非为了。吴知县这才二次升堂。

